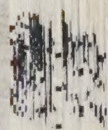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犇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

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春二月魏邢巒至漢

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胄據石亭轡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

乞歸詔徵爲右衞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備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

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爲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胄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胄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裘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

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
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
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
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
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
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重阻民心
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
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
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
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王詔以平蜀之舉

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戀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

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
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
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
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遰恆多擾動昔在南
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鎭靜夷獠梁州藉利
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
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旣遠
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
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

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鎭又改爲東益州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張溥曰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爲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

不進皆謂之愚足旣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爲懇懇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巴西止須眾二萬彼度梁無姜維而魏有鍾鄧梓潼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帥於沓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莫若斯日逮頻請不從足軍竟還李仲遷惑張法養女盤樂廢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歸夫涪城之役果表請行鍾離之師苦

口諫止豈巒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
險難破王足孰可長勝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
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爽其器也
梁以張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代王
足則棄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
以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

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

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閒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

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鎭荆山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

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
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
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
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
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
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
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
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
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

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衞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眾胡

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聽特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

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

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
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
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
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
澄爲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
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
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張溥曰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出奔魏魏
爲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
慶貞襲魏壽陽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攻梁鍾離

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皆入於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巒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

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郎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九月淮堰壞其用民而日新也於兵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蜀將克矣遽以羊祉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非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貤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

淮堰未起先有荆山上格浮山下格潼沱激溝
併灌鉅野之謠史臣又謂鎮星守天江而堰興
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力焉然
沈鐵厭蛟伐樹塡石盛夏勞疫枕尸蟲飛嚴冬
河凍死者十八苟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
究軍壘列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
張豹子譖行敕其代事堰曠不修未幾而壞用
舍爽中成難敗易天寧任其咎哉魏人守壽陽
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暴漲皆足爲病
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峴三關界在信

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
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爲梁懼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逆太子詡於東宮卽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

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
衞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
后已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
爲尼徙居金墉坡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
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
崇訓衞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
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
繼之子叉娶胡太后妹以叉爲通直散騎侍郎叉妻
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
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

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

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遂廢於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衞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

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叉由是怨之衞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叉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

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
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
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
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
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
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
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
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
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
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

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内外百僚重迹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𠢕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犇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

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叉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勖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雒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

而藏之

二年　魏元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衞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叉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衞將軍侯剛女剛子叉之妹夫也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二月甲午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

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旣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叉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卽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

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叉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叉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剝六鎭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叉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叉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

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乂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雒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

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叉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叉非獨欲殺妾叉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叉出宿解叉侍中明旦叉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叉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寃乞誅元叉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叉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

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叉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叉黨與尚彊未可卒制乃以侯剛代叉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叉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叉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叉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叉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

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
朕求鐵劵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
並繫鐵劵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
然未幾有告叉及弟瓜謀誘六鎭降戸反於定州叉
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内應得其手書太后猶
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
之賜叉及弟瓜死於家猶贈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
坐叉黨除名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
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

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張溥曰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遺魏公卿書暴元乂過惡言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今觀乂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

叉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爲御史彈廢叉
少碌碌不聞邁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
心膂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
王不貴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聽悟多才
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飈而不羣宣
武既殂明帝沖幼卽行祀聽訟策孝秀宴羣臣
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
亂天常使叉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
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爲不義獨惜其謀成
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言文以大逆懌死非其

罪而天下怨又益深彼繼婢妾良人又不別姑
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
誅懌以法尚云以亂易亂況懌有賢聲又多醜
迹一人牆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讐之怒懌死又
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寺憾又
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衽席又
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
決婦人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
哉元叉旣死弟羅復通叉妻太后姊妹皆不正
叉又不幸而爲姨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

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
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
佞媚帝由是寵信之叉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兵以
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
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
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
遂自矯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
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
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

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衞將軍于
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鎭將及柔然入寇
鎭民請糧景不肯給鎭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
幾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鎭將改元眞王
諸鎭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衞
可孤圍武川鎭又攻懷朔鎭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
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鎭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
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
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鎭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

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鎭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衞可孤攻懷朔鎭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

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
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恆
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
督軍鎭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
北征崇上表求改鎭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
尋崇此表開鎭戸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
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
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夤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
曰臣以六鎭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悦彼心豈敢導
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

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五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鎭軍將軍廣陽王淵皆受崇節度淵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

國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
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
莫折太提爲帥太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
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
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
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
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
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太提太提遣其黨卜胡襲高
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太提尋卒子念
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

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幷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淵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

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
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
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
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
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
命師追之十五萬衆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
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
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
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
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遙巡復

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伎田園賂元叉卒得不坐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子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飆至風舉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

滛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末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淵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鎭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鎭爲州以懷朔鎭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鎭時六鎭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鎭叛元叉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

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九月魏西道行臺
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
王蕭寶夤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勸宿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
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淵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
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
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
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幷肆危
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

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衞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之孫也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

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夤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夤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夤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夤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

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爲虐翦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寅莫折念生遣

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魏詔京兆王繼班師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勤宿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旣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

闕覘勤宿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夤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淵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淵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鎭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犇尒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淵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淵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戸南詣淵降

淵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淵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淵淵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淵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

州就食淵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
玄鎭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
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
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
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
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
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鎭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
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
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
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爲杜

洛周所破脫身歸尒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宂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
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
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
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
戸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
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抄掠薊城魏常景遣統
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
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
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

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
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
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
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旣
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
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
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
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
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
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

於蕭寶夤寶夤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夤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幷其眾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

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夤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夤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

遙圍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
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
戰沒行臺辛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
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
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
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
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
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勒宿烏過
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
蕭寶夤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

遺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衞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

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令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夤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夤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

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夤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夤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

邕李神軌裴衍攻鄭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

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巨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
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
悅時寶夤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
夤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
寶夤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
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𧐢一子
不𧐢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
至陰盤驛寶夤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屍表
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夤
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夤令湛從母弟開

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剷除道
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
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
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
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
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
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
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
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
爲王族滅寶夤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

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齋閤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夤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夤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栅以拒寶夤寶夤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夤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夤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

歸長安寶夤以惠達為光祿勳丹陽王蕭贊聞寶夤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夤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夤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

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恆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

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

洛周　蕭寶夤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心腹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

逼河滑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夤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

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夤至
白門寶夤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擕其妻南陽公主
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犇万俟醜奴醜
奴以寶夤爲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幷其
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
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
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
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
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
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尒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尒朱榮啟求討之九月尒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尒朱榮衆寡

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尒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尒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

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
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
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
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
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尒
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
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
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
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尒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

勝爲大都督鎭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
九月尒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
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
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
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
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
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

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尒朱榮遣武衞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

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尒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尒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幷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

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栅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栅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

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
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
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
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
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
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
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
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
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

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凉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

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夤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
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
黃門與蕭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
人謂寶夤叛逆在前朝寶夤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
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夤死於駝牛署
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
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
眾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尒朱天光以馬
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
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幷

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
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夵朱榮以天光失邪利
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
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
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
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
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
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
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
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

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渭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

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張溥曰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太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蠭聚叛亂踵告若乞伏莫干反於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卽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

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制墮名
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
鑒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爲賊何
尤天下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太提子也万
俟醜奴胡琛將也太提死念生尤強琛死醜奴
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
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竄六鎮履霜戒漸
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侃殺莫
折天生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
業殺鮮于修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

可圖矣然羣盜滿山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强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夤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爲侯終德所襲攜妻子奔醜奴志望齊帝反臣劇賊策斯下矣尒朱榮河陰之役弑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宜爲賊屠贍宣雪衆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萬葛榮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内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

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兔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亦緣大逆貫盈神人不貰尒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